

少时吃饭,碗里有一粒带皮谷粒,我用筷子捡出来,扔在了桌子上。父亲正在埋头吃饭,他抬头看见了,就用筷子把谷粒捡起,放进嘴里,津津有味地嚼起来。父亲边吃边说,我是在效仿名人!见我听不懂,父亲解释说,这样吃谷,不是他的发明,而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,因势利导,教育子女的方法。听了父亲的话,我深感羞愧,以后我对碗里每一粒米,都极为珍重,从不浪费,坚持至今。

隔壁老张,与我多年挚友。他爱音乐,想把儿子培养成一名音乐家。可是小孩子,不喜欢音乐,却热爱绘画。有一天晚上,他九岁的儿子,画了一张青面獠牙的大怪僧,偷偷地挂在客厅里。半夜,老张起来如厕时,吓了个半死。老张对我说起这事时,我听了说,这孩子太淘气了!老张却开心地说,大画家达·芬奇,小时候也画过一张两眼冒火的女妖头,把画挂在家里很暗的光线中,达·芬奇的父亲,回家看到后,吓出一身冷汗。可是这时,躺在暗处的达·芬奇,竟然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的父亲,没有责备儿子,而且鼓励说,画得真好,太逼真了。老张说激动了,他得意洋洋地说,我的儿子,有名人的思想创意!果然,老张的儿子,在十年之后,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,成了一位知名的专业画家。

有位老同学对我说,他的父亲,在他很小时,就带他走南闯北,到过新疆、西藏、青海、云南、北京、上海,去过很多大城市,让他大开眼界。他还说,他也去过许多偏远乡村,看到许多风土人情,自然风光,让他深受启发。后来,他成了一位作家,我向他取写作真经时,他对我说,列夫·托尔斯泰,每天晚上用鹅毛笔,亲自为他的儿女们,描制读书的插图。还说,安徒生的父亲,

父爱情深

□余益宏

那是个寒气袭人的冬夜。我在亲友家小聚后,已临近十点了,我和妻子裹着衣服,相互倾诉着这冬夜寒风的凛冽。

在距离我们三、四十米的地方是一条繁华的都市马路,虽是深夜,但马路上依然车水马龙。妻子让我招手叫出租车,当时我们不仅距离路口有几十米远,而且道路两旁树木葱茏,行驶在马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是很难看见我们的。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,向前方路口疾驰的出租车招手,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,但都从我的视线中飞驰而去。正当我泄气之时,一辆绿色出租车却奇迹般的在路旁戛然而止,我和妻子急忙扑向出租车。我们一上车就夸奖出租车师傅好眼力。师傅却不紧不慢地说:“我们开出租车的必须眼疾手快啊,因为有了乘客才有收入啊。”这是一位大约五十岁左右的男性,头发乌黑,身材魁梧,圆润的脸蛋,体态略显微胖,说话铿锵有力,一幅和颜悦色的表情,给人一种亲近感。于是,我们就闲谈起来了,一听口音,居然是乡音未改的同乡人,我们都有亲切感,于是我们毫无拘谨地畅所欲言,从各自的居住,谈到属地的乡土风情;从出租车的生意,谈到目前出租车的发展行情;从家中的孩子,谈到孩子们的婚嫁和就业状况;我们仿佛就是久违的亲戚……

正当我们交谈兴趣正浓时,出租车师傅的手机响了,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浑厚而亲切的声音,询问司机现在在哪?当对方得知司机还在路上跑生意时,电话那头传来了命令似的声音,让司机马上回家。司机说现在还早,再接几档生意时,对方不耐烦地



白素菊 作



鼓励安徒生到街头,去看埋头工作的手艺人,弯腰曲背的老乞丐,坐着马车横冲直撞的贵族。见我听得认真,他说,他的父亲,让他从小就了解到了,中国的山水风光,人文气象。

有位仁兄,喜欢打乒乓球,每天练球,乐此不疲,坚持十年之久。可是,有位平时打球很少的小弟,比赛时,轻松就能战胜他。原因很简单,小弟少时,整天跟着当乒乓教练的父亲打球,而那位仁兄,30岁才拿起球拍,孜孜以求。由此我想起,被誉为“神童”的莫扎特,是在父亲帮助下,5岁开始创作短曲,6岁轻松地写钢琴协奏曲,以后有了他的辉煌成就,显赫声名。比尔·盖茨,也是一样,他从小就帮家里干活,父亲每次总给他一点报酬,激发他的热情,让他懂得了,工作是通往财富的台阶,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,才能获取报酬,取得成功。

前不久,有位同事对我说,他读大学的儿子,弄得他很烦,打电话来,不是要钱,就是要东西。还说,最近他儿子,购买了一件大雕塑,准备运回家来,请他赶快寄钱去。见同事一脸愁容,我思考片刻后说,让你的儿子和他的雕塑,一起游泳回来吧!同事听得一头雾水,我解释说,曾连任三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,教子有方,他的大儿子詹姆斯,20岁时去欧洲旅游,买了一匹马,让罗斯福赶快寄钱去。可是罗斯福回电话说,你和你的马,一起游泳回来吧!詹姆斯无奈,只有卖掉马,并从内心告诫自己,再也不能乱花钱了!

同事听了,他点头称是。我说,罗斯福的儿子,让他大开眼界。他还说,把四个儿子送到了二战前线,而且谆谆告诫他们:“拿出良心来为正义而战!”见同事听入了迷,我兴致勃勃地解释说,父亲与名人,就是言传身教和取得成功,就像火与灯,水与流,冲动与生长,萌芽与希望。

说,没钱我给你。挂了电话,司机毫无隐瞒地告诉我,是他的老父亲,父亲让他早回家。我打趣地说:“我真羡慕你啊!有一位既有钱又十分疼爱你的父亲。他老人家应该是一位离休干部,或者是一位退休工人吧?”司机连忙解释道:“哪里!哪里!我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他那里有钱啊,都72岁了,还天天去工地上做小工。父亲是一个操心的命。我在外面跑出租,他总是担心我的安全,一到晚上,他总会打电话催我回家,这不,只要我说现在还在跑生意,他一着急,就脱口而出,没钱我给你。每次我只有顺从地回答‘跑完这档生意,我立马回家。’他老人家才放心地挂断电话。我已习以为常了。”

回到家中,我久久难以入眠,思绪不断地放飞。我曾经也有一位心地善良、和蔼可亲的父亲。我清晰地记得,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季,一位浪迹天涯的“叫花子”,被困在我们村头的窑洞里,由于天寒地冻,棉絮般的鹅毛大雪昼夜不停,“叫花子”无法出来乞讨,生命垂危。父亲得知消息后,他每天都冒着雪花,戴着斗笠,拎着茶水和米饭,踏着没膝的大雪,将热气腾腾的饭菜送给了素不相识的乞讨者。历时一周,从未间断,直至乞讨者悄无声息地离开窑洞,父亲才终止了送饭。可有谁知道,那时我们8口之家的大米还是母亲外出借来的呢?父亲此时的壮举,招来了全村许多人的白眼和不理解,就连我不谙世事的姐妹们,都向父亲发出了谴责。直到我们长大成人后,才会体会到了父亲的善意之举,才换领父亲的伟大。我的父亲对于子女倾注了全部的爱,他七十多岁了,每当我外出开会办事时,他总是时刻牵挂,呵护有加。记得有一年冬天,我出差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家,父亲却独自一人,在这漆黑的冬夜,冒着刺骨的寒风,瑟瑟发抖地守候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上。当我一眼看见父亲的身影时,我的内心潮澎湃,我强忍泪水责怪他时,他却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一贯胆子小,我担心你害怕,我在这里已经等候了好几个小时了,现在你回来了我就放心了。”我搀扶着年近的父亲,行走在回家的路上,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。

一次偶然的搭乘,一次美丽的邂逅,带给我一次心灵的震撼。父爱是一座山,高大威严;父爱是一汪水,深藏不露;父爱更是一双手,抚摸着我们走过春夏秋冬。父爱情深,它悠远而又绵长,永远流淌在我们心中……



如烟往事

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,父亲从外面推回来一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自行车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二手车,笨重、破旧。黑色的高横梁,磨掉皮的座椅,车蹬子嘎吱嘎吱作响,这辆二手的自行车几乎花费了家里一年的积蓄。

父亲上班的地方很远,那时班车少,家里穷买车票贵,父亲和母亲省吃俭用,一咬牙买下了这辆自行车。父亲每天骑着它上下班,把自行车当成了宝贝,每隔几天就要拾掇拾掇。大哥常在一旁好奇地按一下车铃,拍拍座椅。“一边儿去,别捣乱。”父亲生怕把他的宝贝自行车弄坏了。

家里房屋年久失修,每逢雨天厨房就漏雨。维修时为了省钱,父亲骑



父亲的肩膀

苗青摄

父亲的劳动秘密

□刘士师

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,年轻时从事地质工作,天南海北跑遍。到了退休年龄,原本可以留在城里颐养天年,可父亲偏要回乡下,就为了老家屋后那一大片闲置的土地。

回到乡下,父亲换上了早年的粗布衣服,穿上了母亲生前亲手给他做的布鞋,开启了他理想中的田园生活。清晨,天刚蒙蒙亮,父亲便早早起来,到门前的河堤随意走走,顺便来几嗓子他喜欢的京剧。当家家户户的炊烟袅袅升起时,父亲的早餐也 already 准备停当端上了炕桌。透过明亮的后窗,父亲的目光锁定了窗外那片阔大的空地。

一场春雨过后,世界被濯洗得清清爽亮。天更蓝了,树更绿了,那片空地也愈发润泽了。父亲操起已经有些陌生的农具,在那片空地上开始了日复一日地劳作。父亲像一位乡间的手艺人,那片空地就是他的作品——分割畦畦,翻土,施肥……父亲一样样做得有条不紊。累了,就坐在地头歇歇,抽根烟,喝几口茶,看看枝头的鸟,流动的云,间或跟路过的村里人聊几句。当年轻时的那些奔忙结束,父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慢生活,那样的慢是底色,在父亲的世界里,时间仿佛也慢了下来,如舒缓的乐曲,徐徐飘过头顶的天空。

农谚上说:“清明前后,栽瓜种豆。”父亲事先备下了各种蔬菜种子,不早一日,不晚一日,单等清明那天播种。那些平整松软的菜畦,像列队的卫兵,几天后就绿出了一份新意。父亲整日围着他的那片园子转,看看这畦,又瞅瞅那畦,哪里干了补点水,哪里洼了,填点土,目光中满

自行车上的父爱

□徐光惠

着自行车去县城驮回水泥和砖瓦,来回奔波不辞辛劳,不知跑了多少趟,经历了多少颠簸和泥泞。

第一次坐父亲的自行车,我吓得双腿僵硬,趴在横梁上一动不敢动。父亲蹬动了自行车,车不停摆动。“爸爸,我怕!”我惊叫。“小惠,别害怕,没事的。”父亲疼爱地说。

车慢慢变平稳,清脆的车铃声传得很远,风从耳边刮过,一路清凉。我开心地摇动着双腿,想象着自己和父亲骑着高大的骏马,在田野上驰骋,路上撒满我们的欢笑声。

上初中后,学校离家较远,没有公交车,晚上夜自习后,父亲担心我的安全,就会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。每次下夜自习,走出校门便看见父亲站在墙根下等我。他总是先将车把稳,让我坐上后座。“小惠,坐稳了啊!”父亲叮咛着我。

那条路是土路,狭窄、坑洼不平。

晚上,没有路灯,手电光线昏暗。父亲尽量找平路走,小心地绕过泥坑,让我免受颠簸之苦。盛夏,酷暑难耐热得像蒸笼。父亲脚下费力地使着劲,古铜色的脸上汗水直往下流,到家时,身上的汗衫早已湿透。

冬天的夜漆黑一片,天气寒冷,风呼呼地刮着,我忐忑不安。父亲顶着刺骨的寒风,身体用力向前倾,吃力地蹬着自行车,一步一步艰难前行。我坐在后座上,听到父亲粗重的喘息声,我搂着父亲的腰,把头靠在父亲的后背,心里暖融融的。由于经常手握车把头,父亲的手背冻裂了许多口子。初中三年,许多个夜晚,父亲载着我来往于家和学校的路上,不管风吹雨打,从未间断。

18岁那年,我走上了工作岗位。去单位那天,父亲送我去车站。为了赶上早班车,天还蒙蒙亮,我和父亲就出了门。头天晚上刚下过雨,路上全

是石子儿、泥浆和水坑,父亲骑得很艰难,车胎咯吱作响,车子颠簸不已,不注意就陷进泥坑里,车子被泥浆糊住。实在骑不动了,我就下来和父亲一起走。父亲把行李绑在后座上,推着车在前面走,我跟在父亲身后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,裤腿上、胶鞋上全是泥水。突然脚下一滑,我啪一声摔倒在地,手臂被磕破了皮,疼痛难忍,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
父亲将手伸过来:“摔痛了吧?忍着点啊,再难的路都要坚持走下去。”拉着父亲有力的大手,我感觉踏实而温暖。我仿佛吸取到一种力量,我忍住泪水,从泥地里爬起来,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往前走。

父亲已离世多年,我常常怀念坐在父亲自行车上的幸福时光,自行车满载着温馨的岁月,满载着父亲浓浓的爱。我想,或许就在今夜,在梦里,我会与父亲重逢。

平凡的父亲

□徐玉兰

芸芸众生,大多数人都很平凡。父亲的一生虽也平凡,但有许多优秀品德一直影响着我们这些子女。

在我很小时,就听父亲说过,他出生于中医世家,我爷爷乃至前几辈祖上都是行医的郎中。他们行医都讲究医术、医德,坚持治病救人,并不看重病人的回报。在父亲9岁前,因为家境好所以他小时是过了几年温饱日子的,可在奶奶去世后他就开始受苦了,那时因为国内连年军阀混战,加上日本鬼子又入侵中国,再就是中医受到进入国门的西医日渐排挤,日子自是越过越紧巴。虽然他还小,但家里家外的事他都得要做,放牛、割草、拾粪都是他常干的。随着年龄渐长,犁田打耙,肩挑背扛那些重活他也开始学着去做。有时爷爷应邀出诊,他就帮着爷爷提着药箱跟着去。从小不怕辛苦的父亲一直勤劳好学,不仅学会了犁田打耙这些农活,也耳濡目染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与医技。他虽没进过学堂,却能认能写不少字。家里的中医方剂,中草药方面的书,他总是爱不释手,时常温习。

记得在我小时候,附近村庄经常有骨折、关节脱臼、扭了腰、烫伤、生痔疮与肺肝慢性病甚至不孕不生育的人,专程到我家感谢父亲,父亲总是推辞不要,有时再三推辞不掉才只好收下了。在求来医的那些病人当中,有些病症是他的医术难以以百发百治得好的,因此父亲对那些难治的病症,总是叫病人要相信科学,尽早去大医院找西医诊治,以免耽误医疗。

在我记忆中,父亲不仅是田间劳作的一把好手,也是一个敢挑重担的汉子。他的瓦工手艺不错,打的锅灶不仅造型精巧而且烧起来还很省柴炭,因而常受人夸赞。他带了好几个徒弟,毫不保留地把瓦工技艺教给他们,没收过一分学费,更没截留过徒弟们的一分钱工钱。父亲那时还抓住一切机会,带领一帮建筑师傅和徒弟到周边城镇去揽活。每天从工地回来,他的衣服上都已看不出布料原来的颜色,都是硬邦邦怎么也洗不净的黄汗渍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他们曾在市区建造过好几栋三四

层的楼房。现在想想,我还真是挺佩服父亲的更钦佩他的为人:尽管工程是他揽的,项目也是他牵头建的,其间施工管理是他兼着的,在整个过程中他自是十分辛苦的,但他从不多要一分劳动报酬。

上次遇到表姐时,她给我讲了个父亲的故事,是我至今都没听过的。说是早年发大水(应是1954年)破圩时,我外婆家应六间木质穿枋的房子被水淹了,人都撤走了,眼看房子就要被大水冲走了。我父亲硬是奋不顾身跑到房子里,一个人潜到水里爬到房梁上,上窜下潜地用钢丝把房梁牢固地固定在他打好的地桩上,硬是保住了那房子。听罢这故事,我不禁对老父亲油然而生敬佩:他是真性情,还真有本事,更有挺身而出的勇敢与担当!

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,父亲十六岁入团,十八岁就入党了。他一生跟着共产党艰苦奋斗、无怨无悔!曾听母亲说过,父亲年轻时,曾在普济圩农场工作,是劳改农场管教服刑犯人的国家干部。那时的劳改农场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极差,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哥哥住在十分破旧的棚屋里,一下雨就漏得厉害;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那特殊年代又没吃的,于是我母亲就吵着要父亲带着家人回到老家的乡下,种田度日。虽然父亲后来说起这段经历对母亲有点埋怨,但并不后悔;说当初是自己选择的,就得自己认了。此后再苦再累,他也从不找政府和党组织诉苦。后来国家出台相关政策,像父亲这样当年回乡人员,有些照顾和补助政策,他却不去找档案、找政府要求享受政策。

父亲个性倔强、直爽,教育孩子十分严厉。在过去那艰苦年代,哪怕再苦再饿,他也不许自家孩子去碰公家任何东西,否则被他知道了就会受到严厉批评与体罚。他从小就教育子女要做“又红又专”的人。他把两个大的儿子都送去当兵了,希望他们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;三哥也想去当兵,因为母亲舍不得没去成,留在村里当了团支书、民兵营长等;大姐勤劳活泼,在村里劳动积极,曾得过“铁姑娘”称号。他的子女不少,都是些普通平凡的人,但我清楚:父亲对我们这些下辈只有一个愿望,那就是希望我们今天安好,明天更好!

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:对平凡的人来说,平凡就是幸福。父亲能活到92岁高龄才去世,也算是有福之人了。



白素菊 作